

鳳凰古城博物館館長雷雨田：鑄刻鳳凰文化 傳承古城風流

在湖南湘西邊陲有座鳳凰古城。它在沈從文的書裡，在黃永玉的畫裡，散發迷人的魅力。著名藝術家、鳳凰人雷雨田將他對故鄉的濃情禮讚，在糅進他的畫作之外，還躬身實踐，私人創辦了鳳凰古城博物館、陳寶箴世家、雷雨田藝術館三大文化載體。他守候鳳凰之美，致力保存鳳凰傳統文化，一晃便是十幾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英、董曉楠



■博物館館長雷雨田。



■古城博物館古色古香，佈局錯落有致。

與雷雨田的相遇，純屬偶然。記者沿着石板鋪就的街道隨興倘佯，來到了古城中心，只見前方有「鳳凰城」三個大字，細看這三個字，是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親筆題寫。照壁左邊，一扇臨街大門敞開，抬頭便看到「中國鳳凰古城博物館和陳寶箴世家、雷雨田藝術館」的牌匾。

走進庭院，在一圈圍遊客前有一人手執一柄長扇，對着博物館裡的展品侃侃而談，原來他便是鳳凰古城三大文化載體的私人創建者——雷雨田。

與時代對話，保存鳳凰古文化

雷雨田是鳳凰人，18歲以前都生活在山水懷抱的小城。十歲時聽過沈從文、黃永玉授課，受他們的影響，立志繪畫。「那時候常有名家來鳳凰寫生，我就站在他們背後看，看得都忘記了上學。」提起往事雷雨田笑談道。

也就是從那時起，雷雨田感受到了藝術的沁人心脾。他沉醉於此，一畫便畫了近40年。期間，他沒有放過任何一次向名家學習的機會，有幸得到黃永玉、張仃、關山月、吳冠中等名家大師的指點和教誨。

經多年歷練，其畫自成一脈，他的《報春圖》、《夏荷》等作品被德國、台灣、香港、日本博物館及黃庭堅紀念館和諸多私人珍藏。

2001年，國務院把鳳凰古城列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了數十年藝術實踐與收藏積累的雷雨田毅然返鄉。「因為我是鳳凰人，我想保存鳳凰的文化氣息。在這裡建博物館，把我的藝術與收藏呈現給大家，讓大家一起鑒賞、學習湘西本土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交流中得到提高，何樂而不為？」懷揣這樣的想法，回到家鄉的雷雨田以個人力量籌集資金，不但投入多年積蓄，還賣掉了一些收藏的藝術品，在鳳凰古城中心位置買下了一處舊宅——清代的道台衙署，準備籌建博物館。

幾載堅守，我為我的信念買單

「很多人聽說要建博物館，都質疑我是炒地皮。當時的縣委書記找到我，我就向他保證，可以派調研員來看我的收藏。最後如果沒有建博物館，政府可以無條件收回。」這樣修建博物館的地皮最終敲定。

這片原為百貨公司及倉庫的土地，雖處中心位置，可早已廢棄不用，四周雜草叢生。一方面要清理垃圾，另一方面又要收集保護文物，這種似粗又細的垃圾清理工作雷雨田一人花了三個月才完成。可擺在他面前的又是另一難題，重建需要經湖南省建設廳審批，沒有建築設計經驗讓他很是頭痛。



■博物館窗花木雕均由手工完成。



■陳寶箴世家遺跡。



■古城博物館陳列不少歷史遺跡。圖為鎮館之寶——同治皇帝聖旨全文。

他專程到北京，請到一位清華大學研究古建築的教授設計博物館藍圖。三個月後，設計好的方案幾經修改仍過不了審核。縣領導便鼓勵雷雨田自己設計。於是他將繪畫藝術與古建築學融為一體，邊考察湘西周邊古民居，邊把自己的構想畫出來，再找到設計院落實成藍圖。

從2003年春到2007年秋，歷時五年，風雨兼程，這座古色古香、錯落有致、雕樑畫棟的古城博物館最終建成。館舍外牆一如既往，牆址、弧形依舊，當地長輩直稱「像極了往昔」。

如今，一院三館已成為鳳凰歷史文化名城對外重要的展示平台。四海遊客慕名而來，館前門庭若市。雷雨田的畫室也是博物館的一部分，同樣對外開放。

和陳寶箴穿越世紀的文化神交

在建博物館的過程中，雷雨田還對老宅子進行了修繕。就在這座百年老屋的基腳下，出土了多塊石碑，發現了一條通往道台衙門的暗道。從石碑記載有力地見證了館址範圍原為清光緒年間鳳凰廳道台衙門的組成部分，被稱為中國文化貴族的陳寶箴家族文化自此浮出水面。

「發現暗道後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研究陳寶箴，書讀得越多我越敬重他的人生。」雷雨田介紹，陳寶箴係中國近代政治革新家、曾歷任前清鳳凰廳道台、湖南巡撫等職，是清末「百日維新」的主要呼籲者及推動者之一。陳寶箴世家人才輩出，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陳三立，近現代著名畫家陳師曾，一代史學宗師陳寅恪，植物園之父陳封懷，著名詩人陳隆恪，著名編輯、詩人陳方恪，著名詞人陳登恪等十餘位文化名人，皆陳寶箴的後人，稱得上中國近現代史上最耀眼的文化世家，也是《辭海》中唯一享有五個獨立辭條的人才群體。

當時在廣州、江西等地都曾有過為陳寶箴建紀念館的設想，但都沒有實現。雷雨田意識到這樣的歷史脈絡理應被銘記，於是他着手建「陳寶箴世家」。

2004年黃永玉在北京辦畫展，雷雨田受邀前往。觀展之餘，他跑遍大大小小的書店，只要見到有關陳寶箴家族的書就買，試圖通過出版社聯繫陳家後人，均遭婉拒。後來，經廣東省博物館朱萬章引薦，雷雨田從著名清史「陳學」專家張求會那獲得陳寶箴曾孫女陳小從的通訊地址。

2005年12月26日，雷雨田將陳氏後人分散在各地的陳寶箴世家遺物，用汽車拉回到鳳凰。當他領着人把這些遺物卸下汽車，用板車拉進古城時，受到政府和群眾的熱烈歡迎，走在漫天風雪中，雷雨田熱淚盈眶。

這批遺物中，有陳氏先賢遺照、遺墨、遺書。實物中有陳寶箴上奏朝廷的奏章、出自徐悲鴻之手的陳三立畫像、陳師曾的遺墨、陳寅恪的藏書，還有些陳寶箴及兒子用過的器物等。

就這樣，一段流失了133年的陳寶箴世家文化遺產與鳳凰古城的文化溯源，在雷雨田的苦心挖掘、搶救下，回到了鳳凰，填補了鳳凰乃至全國清末文化史上的一項空白。

談及為什麼建私人博物館、陳寶箴世家遺跡，雷雨田說道，「這是一種文化緣分。」雷雨田用獨特的文化視角打量鳳凰這座古城的文化靈魂，更是竭盡全力去為後人留下憑弔歷史的印證。



■陳寶箴世家遺跡。

記者手記

文：張夢薇

香港東方藝術周看古董

「在國外或者是紐約等地，都有類似的活動。香港具備這麼好的條件，那為甚麼不辦一個呢？」香港東方藝術周創辦人李宜芳稱，香港有自己的古董街、古董商、拍賣行、博物館，於是便想舉辦「香港東方藝術周」，在香港展示亞洲的藝術。剛剛結束的藝術周的參展商雖包括當代藝術畫廊，但都以古董店為主。

是次藝術周的對象不只收藏家。除「香港中文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所藏高劍父與呂壽琨作品展」設免費導賞團以外，還邀請了馮明秋、Joan Cummins、王天德等作免費藝術講座，這一系列的免費教育活動，都志在向大眾推廣藝術。

參展商御雅居，展品主要以商周的青銅器為主。它們皆於2000至3000年前所造，於歷史上有其特別位置：「後來有很多的瓷器、玉器，即便到明、清，都依仗着商周時代的器形造出來的。而這些器形，源頭都在中國產生。」御雅居的郭永禧說，青銅器物有別於唐代以後的部分器皿，例如瓶，或受佛教傳入而改變了造型。「但鼎、角杯等，都是我們中國傳統在3000年前已發明出來的。」

各參展商都有其珍貴藏品：御雅居重在展出商周銅器、古城藝術品有限公司則以宋至元代的鈞窯為主要展品、Michael's Gallery則多展雜項。各式古玩器物中，吐露的歷史故事均迥異，各自映襯出中國歷史裡的不同段落。



常言道，喜歡不一定要擁有。然而古董店展出古董，始終都希望得人青睞，帶回家珍藏。李宜芳如此理解收藏的意義：「很多人去收藏，其實是為了做研究——研究它的歷史價值還有背後的故事、以前運用的技術。所以，你收藏一件東西可以學習很多。可能有些人收藏、研究之後，學夠了就會放出去賣，或是幫它升值，或把它加進自己的收藏品裡。」

古董縱有價值，卻價值高昂，非一般人能承擔。然而，李宜芳卻不認為：「我覺得，年輕人可以去多學習，然後可看一下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說不定他們之後會覺得，自己也有能力去收藏吧。可是，也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當收藏家，也未必有這個願望吧……但不管你要不要收藏，我覺得對自己文化有認知很重要。」

萬象靈犀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 為何能拍如此高價？

新華社電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以2.8億港元的成交價刷新中國瓷器世界拍賣紀錄，一隻不足手掌大的酒杯為何能值如此高價？記者來到雞缸杯的誕生地景德鎮請教了景德鎮御窯工藝博物館館長、御窯工藝傳承人向元華。

「物為古為貴，物為稀為貴，物為名為貴，物為精為貴。而這四點，這隻雞缸杯都佔了。」向元華說。他介紹，這隻雞缸杯出自明代成化年間景德鎮御窯，距今年代久遠，且僅供皇家御用，量少而精。目前全球存世的成化雞缸杯僅十幾件，其中大部分被台北故宮博物院、倫敦大英博物館等機構收藏。屬私人收藏、能在市面上流通的除此次拍賣的，只剩三隻，雖非孤品，但量依舊非常稀少。

此外，雞缸杯在古代就一直享有盛名。明代萬曆《神宗實錄》上就有記載：「神宗時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雞缸杯一雙，值錢十萬。」向元華還認為，不論從器型、工藝、色彩、繪畫上看，雞缸杯都非常精緻，能代表明代的製瓷水準。

明成化雞缸杯自問世深受多朝皇帝的喜愛，清代歷朝官窯仿製很多。在成化雞缸杯高價拍賣後，一件雍正仿成化鬥彩雞缸杯也以2850萬港元的高價落槌。但在向元華眼裡，成化雞缸杯兼有器型和神韻美，後世仿製無出其右。現代依然有很多人在慕名仿製成化雞缸杯，但一些原料已經消失、一些手藝也在退化。

「這個杯子在當時是由名工巧匠、藝術大家參與製作



■玫茵堂珍藏明成化鬥彩雞缸杯在記者會展示。

的。我們現在科技是發達了，但是我們手工的技藝卻是在倒退的。民間有很多仿製，但要仔細比較，胎骨、造型、釉水、畫工、畫藝、料子……各方面都差得太遠太遠。」向元華說。

向元華認為這次拍賣產生的轟動會對陶瓷產業產生一定的積極拉動力。「通過拍賣，增加了大家的認知和興趣，隨之產生認同和認購，自然會拉動一些需求和發展。」

景德鎮華藝拍賣公司總裁蔣衛民認為，這次的拍賣給陶瓷藝術品拍賣市場打了一針強心劑。「真正好的東西就能賣出高價，拍賣市場也需要更多好的東西。」